



册府元龟
卷



13
849
228



849
22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六百九十四

武功第一

梁曹景宗初為蕭赤斧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

時齊建元初蠻寇群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

韋叡為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衆來寇叡率州兵

擊走之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九十四

鄧元起初仕齊爲弘農太守時西陽馬榮率緣江寇
抄商旅斷絕刺史蕭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後爲
武寧太守東昏末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
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窺襲
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頡陷六城斬獲萬
計餘黨悉皆散走乃戍三關

劉季連初仕齊爲益州刺史永平二年巴西人雍道
晞率群賊萬餘逼巴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西將軍
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守季
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奉伯至與郡

兵破擒道晞斬之涪市

裴邃爲江州太守天監五年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
來攻郡邃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

桓和爲青冀二州刺史天監五年伐魏和前軍尅胸

山城

蔡樽爲吳興太守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妖道
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轉屠旁縣踰山寇吳
興所過皆殘破衆有二萬掩襲郡城東道不習兵革
民怯擾奔散並請樽避之樽堅守不動募勇敢固郡
承伯盡銳攻樽樽命衆出拒衆於門應手摧破臨陣

斬承伯餘黨悉平加信武將軍

李昶為交州刺史天監五年十一月昶斬交州反者

阮宗考傳首京師曲赦交州

成景雋為徐州刺史普通五年八月景雋赴魏潼城

九月又赴睢陵城

夏侯夔為司州刺史大通元年正月夔進平二關所

至皆克捷

徐願為臨賀內史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勅令衡

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願為都督悉平殄粲啓武帝

稱願誠幹降詔褒賞仍加超武將軍征討廣衡二州

山賊

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先是巴陵馬營之蠻為緣江

寇害後軍馬高江產以郢州軍伐之不尅江產死蠻

遂盛秀遣防閣文熾率眾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徑

蠻失其嶮期歲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盜賊遂絕

張齊為巴西太守郡人搖景和聚合蠻蛋鈔斷江路

攻破金城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

陸襄為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修道法嘗

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牒又于地得古璽竊怪之琛

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嘗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

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令率民吏修城隍爲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珠餘衆逃散

蘭欽爲北梁州刺史大同元年十一月攻漢中尅之後爲衡州刺史兼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

新喻侯映爲廣州刺史大同十年廣州人盧子畧反映討平之

錫標爲交州刺史梁大同元年正月尅交阯嘉寧城

賊李賓竄入獠洞交州平

陳慶之爲北兖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吏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
裴之高爲梁郡太守時魏汝陰來附勅之高應接仍假節颺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夜乃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
杜懷寶爲梁州刺史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

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

王僉爲建安太守山首方善謝旆聚徒依險屢爲民害僉潛設方畧率衆平之有詔褒美頒示州郡

陳周敷仕梁爲寧州刺史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萬餘人襲敷徑至城下敷與戰大破之追奔五十餘里曇朗單馬獲免盡收其軍實曇朗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因與周廸黃法氈等進兵圍曇朗屠之

周文昭仕梁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陽縣伯景遣子思穆據守齊安文昭

率驍勇襲破思穆擒斬之以功授持節高州刺史

周廸爲江州刺史武帝末定二年熊曇朗殺都督周

文育舉兵反文帝天嘉元年廸平南中斬曇朗傳首

京師

後魏元延爲并州刺史道武始平二年并州守將封

貞率其種族與徒河爲逆將攻延延討平之

趙德爲趙郡太守神瑞二年司馬順之入恒山流言

惑衆稱受天帝命年二十五應爲人君遂聚黨於封

龍山德執送京師斬之

許宗之爲定州刺史乞佛成龍爲并州刺史文成大

安二年丁零數千家亡匿井陘山聚為寇賊詔宗之
成龍等討平之

武昌王平原為齊州刺史李文延興元年妖賊司馬
小聚眾反於平陵平原討擒之

尉維侯為秦益二州刺史太和元年秦州路畧陽民
王元壽聚眾五千餘家自號為衝天王維侯討破元
壽獲其妻子送京師

李肅為幽州刺史太和二十三年州民王惠定聚眾
反自稱明法皇帝肅捕斬之
荀頹為司空孝文行幸三州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

謀反頹率禁旅收掩畢獲內外晏然
桓道進為荊州刺史宣武景和元年攻南齊下荦茂
拔之降者三千餘戶

田益宗為東豫州刺史景明元年破齊將吳子群鄧
元起于長風

楊大眼為東荊州刺史正始元年大破群蠻樊季安
等

薛真度為揚州刺史正始二年大破梁將王超宗俘
斬三千人
司馬靈壽為陳郡太守宋師侵境詔靈壽招引義士

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
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入朝以州民聊世明圖爲不軌
元護馳還歷城至卽擒殄誅戮所加微爲濫酷

彭城王勰子劭爲青州刺史齊州民劉均房頃等扇
動三齊梁遣彭城郡王辯等搔擾邊陲劭頻有防拒
之効

陸希賢爲膠州刺史梁武帝遣將率數萬從郁州浮
海據島來侵州界希賢討破之

鄭輯之爲黎陽太守屬元顥入雒令其舅范遵鎮守
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度規欲掩襲輯之

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
駕

崔元珍爲平陽太守頻破胡賊郡內以安

楊椿初爲梁州刺史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氏楊會反
假椿節冠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
牟祉討破之

房亮爲平原太守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
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利榮亮
卽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
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沈破之

路思令為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于遣其清河太守李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眾南還

潘永基為南徐州刺史梁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眾來寇永基出討破之

奚康生為南青州刺史梁武帝自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破之擒濟賞帛千疋

宋翻為兗州刺史梁將先據荆山規將虜竊屬壽春淪陷遂乘勢徑趣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

戰破之自是州境帖然

張普惠為東豫州刺史梁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

明祖等脇白沙鹿城二戍梁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

田僧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梁軍

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並破之

李賢為原州刺史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

牧賢欲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

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

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

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

李孝怡爲魏郡太守時湘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裴果爲龍州刺史州人張遁李祐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畧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叔孫建爲相州刺史饑胡劉虎等聚黨反叛公孫表等爲虎所敗建督表等以討虎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泚水而死水爲不流虜其十餘萬口蔡雋爲濟州刺史前青州刺史梁侯反攻掠青齊濟

州雋討平之又胡遷等據兗州作逆雋與齊州刺史尉景討平之北齊堯奮爲南汾州刺史胡夷畏憚之西魏行臺薛崇禮舉衆攻奮與戰大破之崇禮兄弟乞降送於相府轉奮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潁州刺史

堯雄在魏爲豫州刺史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侵擾州境雄設伏要擊生擒洪芝當伯等俘獲甚衆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率衆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慶之敗棄輜重走高季式在魏爲濟州刺史天平中山東舊賊劉盤隄

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兗青徐四州患之
歷攻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靈椿
等攻剽野聚眾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
平路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為亂季式討平之又
有群賊破南河郡季式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茲以後
遠近清晏

上峻為營州刺史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
度其必來預為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
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間豆拔提等數十人
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

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
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酋帥而還因厚加恩
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
任城王湝為青州刺史後主武平中州人崔蔚波等
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
後周寇雋為梁州刺史時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
繼日版築琰之屢擾疆場邊民患之雋遣長史杜林
道率兵攻克其城并擒琰之琰之即梁大將景宗之
季弟也於是梁人憚焉

郭彥為澧州刺史時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

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卽引兵掩襲顯外兵參軍鄒紹旣爲彥所獲因請爲鄉導彥遂夜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晉公護嘉之

史寧在西魏爲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民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

其雒安郡守馮善道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遣獨孤信率兵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盜率其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兵討平之

韓褒爲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陁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乃不下屬縣民旣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

繇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獲生口者並囚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拔兵頗息

杜果爲修武都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武果信洽於民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昶督諸軍進討果率郡兵與昶合勢遂破平之

梁臺爲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

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徒

和洪爲龍州刺史先是蠻人任公忻李國立等聚亂刺史獨孤善力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楊文思爲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冀州事黨項羗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戎屬並破之

趙昶爲安夷郡守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氏情難之相率謀叛昶乃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群氏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

餘人斬之餘衆遂定又爲武州刺史興州人段吒及
氏曾姜多復反攻沒郡縣昶討斬之

賀若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
雒陽卽拜雒州刺史

陸騰爲江州刺史明帝初陵眉戎江資叩新逐八州
夷夏及合州民張喻兄弟並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

騰率兵討之轉潼州刺史後爲龍州刺史州民李廣
嗣李武等據憑巖險以爲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

郡縣歷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
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於鼓下其黨有

任公忻者更聚徒衆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
及武卽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

謂壞軍實而長寇讎等之不可者也公忻墜子乃敢
要人卽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沮氣於是出兵

奮擊盡獲之

隋趙賢通初仕後周爲破州刺史蠻首向天王聚衆
作亂以兵攻信陵穉歸賢通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

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
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百餘步蠻首鄭南鄉叛引

陳將吳明徹欲掩安屬議者皆勸賢通益修守禦賢

通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同
武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子妻南鄉聞之其
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賢通勒兵
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閻王足子
吳郎等三人斬首一百六十級以功封開府儀同三
司遷荊州總管長史

元景山爲建州刺史時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之以
汾州入陳也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
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遁景山追之一日一夜
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三合皆克毅等退保甌

山鎮其城邑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桐栢
山蠻相聚爲亂景山復擊平之及高祖受禪拜景山
亳州總管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陳將任蠻奴
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穎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
徵爲候正

劉弘彭城人初仕後周爲郡太守尉遲廻之亂遣其
將席毗寇掠徐充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
元亨爲維州刺史尉遲廻之亂穎陽人梁康邢流水
等舉兵應廻旬月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
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

千人為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

豆盧通為北徐州刺史尉遲迥之亂遣其所署台州

刺史烏丸尼率眾來攻通逆討破之賜帛八百段進

位大將軍

蘇沙羅為資州刺史舟龍羗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

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

韋冲簡較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

方慧並聚眾為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

擊破之

張須陁為齊郡丞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

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

轉掠魯郡境須陁躡之及於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

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眾大潰因乘勝

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渡河須陁

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薄復

北連豆子鮪賊孫宣邪石祗闢郝孝德等眾十餘萬

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帥馬步二萬襲擊

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獲

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明年賊帥裴長才石子河等

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兵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敢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復獲輜重二千兩又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躡狗山須陁列入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向縛來降其黨解散王良鄭大彪李皖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

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

楊善會爲清河郡丞賊帥張金稱以輕兵掠寇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不意武貴郎將王辨軍亦至金稱釋寇氏來援因與辯戰辯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辨軍復進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惟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憾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頓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

丹元九章 武功二 卷之六十九
人道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
在所煬帝賜以尚方甲第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
從楊義臣斬漳南賊高士達傳首江都官帝下詔褒
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
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
陳孝意爲雁門郡丞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
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
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縣百姓
恟恟將懷叛逆前郡丞楊仁雁門令王確等並築黠
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

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尅捷
慕容三藏爲疊州總管黨項羌時有反叛三藏隨便
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
楊義臣爲簡較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
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

王世克爲江都郡丞領江都宮監及吳玄感反吳人
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
十餘萬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克
募江都萬餘人頗擊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
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繇此人爭爲用功最

居多齊郡賊帥孟讓自長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克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勝後因其解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乃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克有將帥才畧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

郭絢爲涿郡通守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冠獲時諸郡無復完者惟涿郡獨全

唐蕭瑀初仕隋爲河池郡守旣至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前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在陣斬賊帥

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繇是人竭其力續以薛舉遣衆數萬侵掠郡境瑀要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

西齊代陳史王其來封爵

丘和隋末交阯太守會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弑鳴臚卿寧長貞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馬益以蒼梧高梁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諸國並遣遣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富埒王者銑利之遣將張真率百越之衆渡海侵和和遣高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張真退走境內獲全郡中樹碑頌德

于德秀武德中為慶州刺史梁師都來侵德秀擊却

之

楊則為靈州長史梁師都遣兵侵靈州則擊走之

任環為穀州刺史王世克遣其將郭士衡步騎數千

來侵環逆擊大破之俘斬且盡

張善為伊州總管武德二年王世克遣其將王世隆

寇伊州善擊走之

丁伯德為西濟州刺史王世克遣其將來侵伯德擊

破之

許紹為碭州刺史蕭銑遣其將楊道生來侵紹擊破

之

郭仁勗為同州留守胡賊掠同州之白水縣坊仁勗

討平之

開緒為朔州刺史劉武周遣其將牛讓來侵開緒擊

走之

獨孤開遠為遼州刺史劉黑闥擾亂山東所在多陷

沒開遠率厲百姓保其州境屢將兵斷賊糧道賊竟

不敢侵逼

公孫武達貞觀初為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

重萬餘人侵肅州欲戰虜稍却急攻之遂大潰騎之

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於上流以楫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畧盡降璽書慰勉之拜右監門將軍又突厥犯西偏武達與甘州刺史成仁重擊大破之俘其男女千餘口雜畜數千計李道彥貞觀中爲岷州都督吐谷渾來寇道彥擊走之執其名王二人俘斬七百餘級

崔義玄以高宗末徽中爲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貞作亂寇東陽義玄發兵拒之百姓訛言碩貞有神靈犯其兵馬無不滅門士衆恟懼司功叅軍崔玄籍日起兵仗順猶懼無成此乃妖誑豈得能久義玄

乃遣玄籍爲先鋒自率官吏繼進至下進戍擒其間謀數十人夜有流星墜賊營詰朝進擊之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遽令去之於是士卒齊力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餘衆悉許其歸進至睦州界歸者萬計房仁裕之軍與義玄相會遂獲碩貞等斬之餘黨悉平

劉麟爲南海太守以玄宗天寶三載破海賊吳令堯

永嘉郡平

顏呆卿爲恒山太守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東都梟卿與長史袁履謙賈深等殺賊將李欽奏執賊將何

千年高邈送京師

顏真卿天寶末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遣其將李欽奏

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兄弟恒山太守杲卿

與長史袁履謙殺欽奏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

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餘萬橫

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

薛景仙以肅宗至德初為扶風太守安祿山逆賊曳

洛河兵數萬人來寇景仙與將軍康景龍率百姓斬

其渠帥十餘人餘皆奔走

武齊莊為交城太守破賊安定遠等五千餘眾盡獲

其軍資器械

韋倫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

康楚元張嘉延擁眾為叛兇黨萬餘人自稱東楚義

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

沔饋運阻絕朝廷肝食倫乃調兵駐鎮州界楚元兇

黨有來降者必厚加賞數日後楚元眾頗怠倫進軍

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眾悉走收租庸錢物僅二百

萬貫並免失墜荆襄二州平

高晃為汝州刺史破逆賊史思明賊眾三千生擒賊

帥八十人及馳馬器械不可勝數明年又破逆賊五

千衆生擒三千人

李抱玉爲澤州刺史史思明圖澤州抱玉夜出軍大

破之

邢濟寶應初爲桂州刺史討西原賊帥吳功曹等平

之

裴虬爲道州刺史代宗永泰五年湖南都團練使崔
灌爲其兵馬使玠所殺玠據潭州出軍討玠

李勉爲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

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勉與諸道兵戰悉攻平之

王翊大曆中爲容州刺史初安祿山反詔徵嶺南募

兵命南陽太守魯瓘統之以遏南侵瓘與賊戰敗于

葉縣嶺南山洞夷獠乘此相聚爲亂其首領梁崇南

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帥覃問等因誘西原

賊張夏侯承攻陷城邑偷據容州前後陳仁琇李抗

侯金儀耿慎惑元結長孫全緒等容州刺史皆寓理

藤州或居梧州者及翊至藤州言於衆曰吾爲容州

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繼許奏以高官

厚勳以是人各盡力未數日有斬賊帥歐陽珪馳往

廣州見節度李勉求兵應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賊

勢且強必難圖也若速討祇自敗耳終無成功翊復

請曰大夫若不能命帥但謀告諸州揚言三千兵援助冀藉爲勢耳勉然之翊乃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瓏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盟約討賊翊復募三千餘人同力耕戰至六年三月遂尅復容州故城賊猶壓境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翊用兵翊慮惑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大首領梁崇牽賊遁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翊發表以聞奏置順州以遏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克招討處置使翊又令其將張利川李實等分討襲西原遂收復

鬱林諸州部內漸安後因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嶺南復亂翊遣大將李實悉所官兵赴援廣州西原賊帥覃問復招集其黨白容管兵馬盡趨廣州可襲取之於是悉衆奄至翊又力戰大破之生擒覃問代宗累遣中使慰問加翊金紫光祿大夫

于邵爲益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爲盜數千萬人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間遣使說諭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因皆降之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邵遷梓州

刺史

張萬福攝廬壽二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
界爲盜所劫萬福領輕兵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
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
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等萬福悉還其家
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尋拜壽州刺史淮南
節度副使爲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
節度副使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憾許果以平
盧行軍司馬將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
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果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
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

破其黨又歷三年召起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欲一
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果焉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
許果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
且與吾了許果事方當大用卿以爲和州刺史行營
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果懼移軍上元果至楚
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果
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
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擄掠金帛婦女等
皆護致其家軍還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嘗
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

之一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禁錦十雙

郝士美以德宗建中年爲黔中觀察使時溪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蠻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美設奇畧討平之詔書勞慰加檢校右嘗侍封高平郡公又爲鄂岳觀察使討伊慎有功授安黃節度

韓滉爲潤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州滉擇其銳卒令裨將李長榮王西曜與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犄角討襲解寧陵之圍復宋汴之路滉功爲多

李澄爲滑州刺史破李希烈逆衆於鄭州南境擒賊黨四十七人戎器二千餘事

辛秘以憲宗元和中爲湖州刺史屬李錡阻命將收支郡以大將守之遂分兵取玉州刺史蘇嘗杭睦或先以戰破或先被拘執賊黨以爲秘懦弱甚易之秘密遣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候賊將動逆戰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繇是僉以秘材任將帥李憲爲絳州刺史澤州沁水縣妖賊李有經聚衆三千餘人來寇翼城縣憲以州兵及神策鎮軍擊破之擒有經以獻

李聽爲楚州刺史李師道反鄆人素易淮南之卒聽

潛訓練出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沐陽兵降朐山
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以功授夏州節
度
竇易直以穆宗長慶中爲潤州刺史部將王國清以
所部八百人爲亂易直自將牙兵拒之國清衆潰斬
於京口餘黨連親兵復爲亂皆誅之
裴誼以文宗太和中爲江南西道觀察使誼奏吉州
破赤石徐莊等洞賊戮殺擒獲共二百三十六人收
賊柵七所器械三千二百三十事水陸田四百頃牛
馬等四百七十餘頭

梁王敬蕘唐末爲潁州刺史州境荒謹大寇繼至黃
巢數十萬衆聚寨于州南敬蕘極力抗禦逾旬而退
俄又秦宗權之衆陵暴益甚合圍攻壁皆力屈而去
蔡賊復遣將刁君務以萬衆來逼敬蕘列陣當之身
先馳突殺敵甚多繇是竟全郡壘遠近歸附及淮人
不恭太祖屢以大軍南渡路繇州境敬蕘悉心供億
太祖深嘉之

張敬方開平中爲均州刺史時襄陽小將王永殺留
後王班間使附于蜀房州聞之亦叛敬方能完其郡
又移兵尅房陵

後唐袁建豐爲湘州刺史領相州軍事行營在外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

索自通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屬河中指揮使楊彥溫據河中作亂自通率師討平之

哥馬全節後唐清泰初爲全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州城兵纔及千人兵馬都監陳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逃賊旣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出其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

孫彥韜仕後唐爲濮州刺史清泰末群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

劉遂清爲易州刺史時王都與契丹連結將使過其寇衝旣至郡大有禦侮之畧境內賴焉

周許遷爲隰州刺史以太祖廣順元年十二月朝見賜襲衣金帶銀鞍馬獎守城之功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九十四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六百九十五

刺舉

屏盜

折獄

刺舉

夫方伯之任民物是司必在當官而行臨事而斷不畏權倖靡私親暱糾發瑕釁考案是非使吏不能為姦民不受其弊政事明舉風威振肅共治之害於斯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九十五

為夏先民有言養禾者去其稂莠其斯之謂歟
漢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刺舉不可迴避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

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
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虧減也減除其
狀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

之抵罪又云二千石有罪應時舉
奏其餘賢不肯敬之如一

後漢鄧壽為冀州刺史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
縱類不檢節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任
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
奏王罪及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

年冀土肅清

徐璆字孟本為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
陽太守因勢放濫賊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
常侍以忠屬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
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威相臨璆到州舉奏忠賊餘
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
郡太守及屬縣有贓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
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
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
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
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第五種爲兗州刺史時中常侍單超兄子裔爲濟陰
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魏羽
素抗直乃召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委
以重事若之何對曰諾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到定
陶閉門收裔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
賊五六十萬種卽奏裔并以劾超

蔡衍爲冀州刺史中常侍只媛託其弟恭舉茂才行
不受乃收裔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賊罪于
萬鼎中常侍騰之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
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

牟陟爲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

陳羽字子鱗爲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
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
侍璜之弟繇此威名大振

劉祐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太守梁旻太將軍冀之從
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

王龔爲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
徵拜尚書

趙戒爲荊州刺史時梁襄弟讓爲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後戒爲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爲令長貪濁者徵拜爲尚書令

种暲爲益州刺史未昌太守治鑄黃金爲文蚰以獻大將軍梁冀暲糾發追捕馳傳上言

魏賈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州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

而不舉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文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

後魏辛術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安州刺史時臨清太守盱眙斬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按奏殺之

武昌悼王鑒爲徐州刺史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惟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于道路郡境吁嗟僉焉怨酷梁

郡密邇偽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
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守徵還京師
於是徐境肅然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時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
攀咸以贓汙虎子案之於法

唐孔若思爲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
之不爲刺史致敬繇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
駕李道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
嗣曹王臯爲温州長史攝行州事州人李鈞及弟鏐
棄其親不養凡十餘年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鏐爲京

兆法曹臯奏鈞鏐不孝皆除名勿止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司農少卿李彤前
爲鄧州刺史坐贓錢百餘萬仍自刻石紀功號爲善
政碑公綽以事聞貶吉州司馬同正

屏盜

夫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
人者除其賊故古之爲邦者著諸盜之制垂去惡之
訓以惠保于小民也矧乃百城共治之攸重萬夫觀
政之所屬寬猛爲術慘舒云繫而能奮嫉惡之志竭
刺姦之勞勇畧速成威信兼達廣設科禁周深淵藪

行反間之計開自新之路懸告捕之賞恕既往之罪
 傳檄敦諭殲厥兇渠厲兵掩擊滅其黨類或竄伏他
 境或悔歸本業澄清所治震肅鄰部路有遺而莫顧
 南次野而如室其或饑民放僻獷俗貪殘無假滋章
 不煩血刃推心布惠令行禁止斯又堯舜之良吏也
 漢王溫舒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
 爪牙豪傑而性果敢一往而無所顧者以為吏也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
 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洗言其捕盜賊得
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
 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

原褚二姓也

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

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聞新
 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
 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
 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
 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比類涿人也

畢野白等繇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西高氏各以其所居

為號白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牾逆也咸日寧

負二千石莫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

如此延年至遣椽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

延年新將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

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

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在前高氏者死吏皆

股栗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究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

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

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張敞為膠東相先是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既辭之官又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

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一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徼獄史秩百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比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以

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宣帝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間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闔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繇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枹擊鼓推也

天子嘉之

殺賊捕掾絮舜亡命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勅使使者即家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

言容止賊盜者囊橐

之盛也 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

也重勞中重芬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擾者也 敞傳吏皆捕格斷頭

言敞 捕之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

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王尊成帝時為京兆尹先是南山郡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

千人逐捕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

王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

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為諫議大夫守

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息

蕭育為大鴻臚以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

辜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強也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

等

薛宣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

徙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朱博為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

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平

後漢董宣為北海相坐殺人多濫左轉懷令後江夏

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

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

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

郭伋為漁陽太守漁陽既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

敗民多猾惡寇賊克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

賊銷散

曾恭爲樂安相時東州多盜賊群輩攻劫諸郡患之
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
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
安
馬稜爲濮陽太守坐事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
稜爲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
第五種爲高密侯相求壽中徐克二州盜賊群輩高
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稻勒厲吏士賊聞皆憚
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度尚爲泰山都尉寇賊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

平

張霸爲會稽太守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
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
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樊曄爲天水太守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
日以付樊公
陽球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
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凶賊
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
魏臧洪漢末爲青州刺史洪在州二年群盜奔走

田豫爲南陽太守時郡人侯音反聚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到郡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

晉周玘爲吳興太守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期月之間境內寧謐陶侃爲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

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前秦苻融爲司隸校尉及鎮關東所在賊盜止息路不拾遺

宋劉鍾爲高陽內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治亭群盜數百夜襲鍾壘拒擊破之

南齊虞欣祖爲豫章王嶷中兵叅軍嶷爲荆湘二州刺史時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界郡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未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砦于

三谿依據深險嶷遣祖爲義陽太守時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

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徇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其所緝皆逃走境內以清

梁王珍國爲桂陽內史捕討盜賊境內肅清

蕭景爲雍州刺史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又爲郢州刺史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

移書告示魏卽焚塢戍保境不復侵畧

臧厥字獻卿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皆襁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

謝覽爲吳興太守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

一境清謐

檀和之爲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陳王猛爲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迹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徐儉爲潯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

後魏莫題道武時爲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事車駕征姚興次于晉陽而上黨群盜秦頗丁零翟都等聚衆於壺關詔題帥衆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窮討盡平之

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胡元嘉之薛裔爲河北太守郡帶山海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裔至都之日卽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群盜懾氣郡中清肅

韓均爲冀州刺史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士庶民稀多有盜賊乃置鎮以靜之均在冀州劫盜止息夏侯道爲西平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嚴善禁盜賊

李安世爲相州刺史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標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道標軍遂爲遁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口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

高祐爲西交州刺史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皆連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廣陽王嘉子深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

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士舊多劫盜崇乃村置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外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致樓懸鼓自崇始也

崔休爲渤海太守性嚴明稚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

崔延伯爲荊州刺史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結聚者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繇是壤士帖泰無敢爲患

辛纂爲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

李洪之爲河內太守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罕地險

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
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鉏姦黨過爲
酷虐

北齊王峻爲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害
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
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賊及瓊至民吏肅然
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
之

朱世良爲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阻而

居之群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渡東吳會稽不

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

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

後周泉企爲東雍州刺史蜀人張國雋聚黨剽劫州

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

李遷哲爲直州刺史鎮白帝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

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

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千有餘家

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水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

峽路自此寇盜頗息軍糧贍給

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知
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
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
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
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
首伏曰前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
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
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
今日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
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按之一無差異並原

其罪許以自新繇是群盜屏息

宇文貴爲益州刺史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
者署爲游軍令其督捕繇是頗息

隋元景山爲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廻洛張季貞等
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
捕之廻洛季貞挺身奔江南擒其黨數百人皆斬之
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
陰世師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
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守於時盜賊蜂起世師逐
捕之往往尅捷及帝還大加賞勞

楊子崇爲離石太守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

河間王弘爲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爲良吏

麥鐵杖爲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迹唐呂子臧仕隋爲南陽郡丞性剛直有幹用討擊群賊往往克勝諸郡多荒殘南陽殷實子臧之力也

楚王靈龜爲魏州刺史爲政嚴肅姦盜屏絕左難當太宗貞觀初爲江州刺史時以江中盜賊劫

掠爲商旅之弊詔以難當爲靜江大使自是江路肅

清

李栖筠代宗時爲常州刺史時草賊帥張度因荒饉聚徒於陽羨西山且地接宣城逼之則烏散坡谷緩之則公行寇掠累歲爲四境之患莫能翦除栖筠旣至部設權畧不踰時而覆其巢穴度子六七人一朝伏辜繇是郡界無犬吠之虞而人知敬讓呂元膺憲宗元和中爲東都防禦使時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置邸於河南府兵謀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潛以

兵數千百人內其邸謀焚宮闕而肆殺掠既烹牛饗
衆矣明日將出會有卒楊進李再興者謁元膺告急
變元膺始自伊闕追兵圍之半日無敢進攻者防禦
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
突出殺數人圍兵奔駭賊得結伍中衢內其妻子於
囊橐以甲冑殿而行防禦兵羅觀其後不敢追賊出
長夏門殺行人而奪其馬轉掠郊墅濟伊水乃望山
而逸元膺誠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日有山棚鬻鹿
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走而徼其黨或引官軍共圍
之谷中盡獲之窮驗得其魁中岳寺僧日圓淨年八

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巨力者奮
鎚折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脚猶不能敢
稱健兒乎乃自置其足使折之如其教乃折臨誅乃
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
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
職而爲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
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
之訾嘉珍門察者潛布分之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
錢千萬僞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
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

稱賊武元衡者也元膺密檻聞以送之

蘇良嗣爲雍州長史時京城人相食盜賊縱橫良嗣爲政嚴肅盜發三日內無不擒獲遠近稱爲神明崔郾爲岳鄂安黃等州觀察使江湖之間崔蒲是聚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期月而盡獲群盜

梁蔡從訓開平末權知汝州刺史殺山賊誅其首領李虔

後唐竇廷琬同光初爲復州遊奕使姦盜屏迹

晉孫彥韜初仕後唐爲濮陽刺史屬清泰末群盜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

陸思鐸爲深州刺史群盜結聚與屬邑爲患思鐸率數十騎朝夕討捕山必擒獲境內肅然百姓賴之

周李穀漢末爲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以中牟多盜誘縣人求其淵藪有劉德餘者梁時累攝簿尉於畿甸德餘時閒居中牟宗正之劉繼儒與之有舊因見而問曰高祖踐祚四方群盜屏息何國門之外惟中牟爲患德餘素幹事謂繼儒曰如朝廷要捕賊假僕攝主簿或鎮時可勦絕矣繼儒登時言於穀穀納其言尋版署攝主簿僅旬日穀請侍衛兵數十騎付德餘悉擒其黨一人縣佐吏一人役御史臺爲其首也

索其家得金寶犀玉帶羅錦衣服頗多積年兄弟為賊自是中牟無道路之患

王晏為徐州節度使晏滕人少以無賴攻剽為吏所搜索乃從軍洎為節將于故里徐方多盜前後帥守不能禁詰晏下車悉召故時僚友與之衣服鞍馬謂之曰吾鄉有多盜之名後來者應出諸君之下為良石集徧諭之當我鎮撫時各宜禁戢由是自晏撫封閭井晏然枹鼓之音頓息

折獄

呂刑有折獄之文秋官有弊訟之義非夫明智絕俗

臨事不惑之安能察微隱而辯疑似以厭乎人心者哉自炎漢而下修舉吏職親民之重濟以法術繇是按察捕効著績尤異若乃詰作折惑申寃訊盜斷之以經義聽之以辭氣濟之以識畧參之以奇譎靡待兩造之備克申片言之敏冥於憲法畏若神明斯固簡孚闕實之可尚也

漢雋不疑昭帝時為京兆尹時有一男子自稱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視不疑到比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蒯瞶衛靈公太

二十

子輒贖子也。蒯賸得罪于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賸于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牟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賸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子柰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

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各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不及也。

魏國淵為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無大。今在都輦而少學者，其間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

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胡質為東莞太守，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

孫禮為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

而老者不可加以夏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
仇讎如今所云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
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
辯訟昔成王以桐葉封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
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日是也
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下書
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伯者之佐其
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
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
而解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

黃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
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
畫可得尋按撻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
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
餘里可爲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解不受
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養餼輒束帶
著履駕車待放蕩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
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
前秦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
遇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

冊府元龜 折獄
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與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訟獄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從坎之離三爻司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大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

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馬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昌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又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

後魏司馬悅字慶宗爲豫州刺史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隄爲劫又於隄家得錢五千隄懼拷掠自誣言殺隄旣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惟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其刀鞘及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着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

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柳崇爲河東太守初留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徵察其辭色卽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

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跳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歛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

貴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類思安見者莫辯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矣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州北去此三百里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繇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若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

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
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
見隨看之慶賓帳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
具以報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
慶賓引伏更問蓋等乃云自証數日之間思安亦爲
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
類也

李惠爲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于
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
出顧州綱紀曰以此羊皮拷知主乎群下以爲戲言

咸無應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
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
察尤多如此類繇是吏民莫敢欺犯

北齊任城王湣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湣召
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
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
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

彭城王湣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以驢馱鹿脯
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盜驢及脯去明

折獄
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鬣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定神也洩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初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子賓非盜者卽便以詐求之乃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關高門可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

于仲文爲安固太守有任氏杜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至郡乃放所認者遂同任氏群牛又陰使人微

傷其牛任氏嗟怨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詞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隋元褒爲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其盜尋發于他所

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道珍於夜逃去尋于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與客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辜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僧

放之雙成訖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人將財物寄置界內曰我物已寄蘇公矣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服其德後爲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迹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然訖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凡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欵引道路歎伏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三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詣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日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日與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旣衆似是烏合旣非舊交必相疑阻可

弁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殆遺

晉張希崇鎮汾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復矣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訖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一年撫養之恩倘日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復敦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血裔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六

抑豪強

修武備

夫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思艱圖易政之善經乃有居

牧伯之重總連城之寄屬寇攘之連結或羗戎之密

邇以至俯逼強敵旁接叛壘而能發先見之慮設未

然之防厚因倉之蓄增池隍之固簡稽軍實申明師
律訓練講閱之必至斥埃烽燧之必嚴峻誅賞之令
治戰守之具觸類而長大爲之防用能應變無窮遇
戰必克叶干城之詠得庇民之術者焉古所謂物不
素具則不可以應卒誠哉是言矣

後漢第五倫爲高密侯相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起高
密在二州之郊倫乃大儲糧穡勤厲吏士賊聞皆憚
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至數千家
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
勒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

得安業後爲并州牧伋知盧芳夙賊卒難以力制常
嚴烽埃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隨昱遂謀脅芳降伋
芳乃亡入匈奴
崔實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
民一歲至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埃虜不敢犯常
爲邊最

樊準爲鉅鹿太守而趙魏之郊數爲羗所鈔暴準外
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後轉河內太守時羗復
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
準延爲武威太守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民畏寇抄

多廢田業延到選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
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
常多殘傷絕不敢出

劉馥爲揚州刺史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
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
權數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摧
於是以苫葦覆之夜燃脂炤城外視賊所往而爲備
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
晉陽不能過也

賈逵爲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
守戰之備賊不敢犯

張旣爲涼州刺史與夏侯儒擊叛胡破之遂上疏請
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埃邸閣以備胡西羗恐率
衆二萬餘落降

魏范粲爲武威太守時戎夷頗侵疆塲粲明設防備
敵不敢犯西城流通無烽燧之警

吳吾彥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
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
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
守大衆攻之不能剋

晉王濬爲益州刺史武帝謀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恠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呈孫皓口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浩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

劉敬宣爲江州刺史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嘗有儲擬故西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卽振復

虞潭爲吳國內史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

梁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多聚馬伏畜養驍雄金帛

內盈倉廩外實

鄭紹叔爲司州刺史創立城隍繕修兵器

陳毛喜爲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宏清靜民吏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飭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磻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

後魏韋彧爲豫州刺史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

江文遙爲汝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雒州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惟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

北齊封子繪爲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沒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場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畧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修造城樓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勅於舟營造船艦子繪爲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

經襲合肥規燒船艦以夜一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

後周王思政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行歡督工匠繕治之

權景宣爲南陽太守地隣敵境景宣備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歛迹民得肄業

宇文測行綏州事先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卽來寇掠測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知其動靜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科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

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張鑑爲濠州刺史屬李靈曜反於汴州鑑訓練鄉兵嚴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緣淮鎮守

李芑爲陳州刺史時李靈曜反於汴州永平節度使李勉署芑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

關播爲淮南節度陳少遊判官攝滁州刺史時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汴州少遊自領兵鎮淮上所在盜賊蜂起播調閱州兵令其守備

嗣曹王臯爲洪州刺史時梁崇義反乃集州吏令軍

中曰嘗有功未伸者別爲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別爲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臯占察其詞氣驗其功皆補大將擢王鏐委之中軍以馬燹許孟容爲賓介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焉

張建封爲壽州刺史時李希烈陷汴州遣使赴揚州未至爲建封所得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卽署其大將杜少誠爲僞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然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堅柵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爲濠壽廬三州觀察使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

附

韓滉為潤州刺史屬與駕巡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

王翊為東都留守凡開置二十餘屯復市勁筋長鐵簡練器械無何吳少誠反蔡州劫賦車籍甲不得完繕而卒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請募置山棚子弟以衛宮城

東畿

西南縣山谷曠遠多麋鹿猛獸人習射獵不務耕稼

春夏以其族黨遷徙無嘗俗呼為山棚前畱守權得輿知其可廢而用將請之會詔徵故元膺繼請焉李景畧為豐州刺史廩儲備器械具二歲後軍聲雄

寇北邊

梁趙犇唐末為陳州刺史時黃巢犯宮闕犇謂將吏曰賊巢之虐徧於四方苟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以東下况與忠武久為仇讐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利兵劍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勁勇寘之麾下以仲弟昶為防遏都指揮使以李弟翊為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麓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為王師四面振東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

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犇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
畧盡生擒孟楷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簡較兵
部尚書

王檀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
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鄧季筠爲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
筠至郡率丁壯以築之民共安之

抑豪強

孔子曰齊之以刑國僑曰糾之以猛是知剛嚴武健
以御其下者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若夫豪猾之民

陵暴疲弱兼并之族雄張邑里撓敗法令侵害吏治
復有倚恃強勢肆行姦宄條教不足以懲違德義不
能以宣化繇是聳疾邪之志以除惡爲務靡顧權右
專事威斷道德齊禮我則未暇風行霜烈一致於法
俾暴橫者自禁柔悞者獲全其或深刻之過差勝任
而媮快固與夫斷斷守道之吏異矣

漢鄧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
矚氏首惡餘皆股栗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居歲餘郡中不
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助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

納之飾文而入之為罪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穢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趙廣漢守京兆尹時新豐杜建為京兆椽護作平陵

方上廣藏上也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

不改於是收案致法致至也今至於罪罰之法中貴人豪長者為

請無不至終無所聽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宗

族賓客謀欲篡取逆取日篡廣漢盡知其計議王名起居

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

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先是

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宿朋黨廣漢患之厲

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受相訟牒記也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

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咎

遣知其事由其人又教吏為鉅筭鉅若金盛錢藏餅

發出結怨咎也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

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為

仇讐姦黨散落風化大改吏民相告兩相斥日許廣漢

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

名流聞

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人見勃

曰今月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

涿部渠有人乎渠豈也言涿所部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印謂仰頭而對也

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釋季寶

曰其次除季釋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釋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

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

郤失車騎將軍謂失士皆恩奏扈商事也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

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釋季託寶故寶窮

無以復應文文恠寶氣索索盡也知其有故因曰明府

素著威名今不敢取釋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闔閉也

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誣謗也即度釋季而譴

已事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譁終身自墮墮毀也寶曰受教釋

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杜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

來穿舍後墻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

如此具言怨悞改飾之狀也文曰我與釋季幸同土壤素無睚

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言自顧念受天子命為郡將以職分故當相直遇也誠

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改心但更門戶適趨福

耳更改也釋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

何並為潁州太守郡人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
有權弟威為郡椽藏千金臧謂致罪之臧也並過辭鍾廷尉
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減罪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
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入呼弟
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
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縱橫郡中
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
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勅曰三人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
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季桀

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

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季宅郡持頭還並皆縣

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大豪鄉許仲孫鄉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為

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十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

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

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綏

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論罪決罪也扶風畜

牧所在有花師之屬故曰堂畜官也使斫莖莖斬也責以員程不得取代

員數也計其人乃日數為功程不中程輒笞督督責也極者至以鈇自

到而死銑斫莖刀也使其斫莖故因以莖刀自到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

陳咸為南陽太守操持掾吏操執也郡中長吏皆令閉

門自歛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公然移書以約勅也即各欲求

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強慙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後漢蔡茂為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察無所迴避

董宣為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

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

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號曰宣以丹前附王

莽慮交通海賊乃悉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承丘

岑盡殺之青州以為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

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

乃厲聲曰董宣平生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

去時同刑九人次當及宣光武馳使騶騎持原宣刑

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狀以對言承

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

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第五倫為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資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違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身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

羊陟為河南尹禁治豪右京師憚之

史弼為平原相為政特挫抑豪強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

張歆為淮陽王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為汲令

王暢為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擢帝鄉貴戚多不

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異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

任延為武威太守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女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

升延為濟北相時小黄門段珪中嘗侍候覽家在濟陰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犯侵百姓劫掠行旅

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上
訖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

朱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嘗侍並以
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

黃昌為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
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也亟勅

付獄案殺之郡中震慄
任宏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官官買爵位者雖

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
苑康遷泰山太守是時山陽張儉殺嘗侍侯覽每案

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嘗賊匿官因
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

史第五種及都尉壹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減
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大山羊陟等詣闕為訟

乃原還本郡
李回為荊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

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
日行千

里急救
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

李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
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

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雒陽燹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撻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杜密歷代郡泰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

第五種爲兗州刺史中嘗侍單超兄子正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

以爲羽出遂馳至

定陶閉門收正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卽奏正并以劾超超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嘆之

荀昱爲沛相弟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魏蒼慈爲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改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

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

吳鄭胃為建安太守時較事呂一賓客於郡犯法胃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胃大帝大怒召胃還潘

濬陳表並為請得釋

太嘗潘濬作將軍陳表

晉劉喬為豫章太守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喬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

宋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郡多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畧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

之會稽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在

所大為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

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

南齊顧憲之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

文度有寵於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

表除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與文

度深恨之卒不能傷也

梁謝覽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

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

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

不敢與公私關通

何遠為東陽太守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

後魏趙郡王謚弟譚自羽林監出為高陽太守為政嚴斷豪右畏之

房士達為平原太守抑推豪強境內肅然

劉藻為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人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強羗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

竇熾為原州刺史抑挫豪右申理幽滯

泉企為東雍州刺史部民楊年皮大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聞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闔宗詣闕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

元仲景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

北齊裴讓之為河清太守郡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从吏姦猾多有侵削於是遂脅人取財計賊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

後周柳慶魏末孝武帝時爲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
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鹵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推
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
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繇
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威侵虐
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韓褒爲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
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
富褒乃悉募貧民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
調富人財物以賑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

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隋庠狄士文爲雍州刺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
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乃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
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

唐魏元忠則天長安中爲并州副元帥時奉宸令張
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
敬憚

路嗣恭代宗大曆中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
官恭恪善理財賦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
從坐明觀積惡犯衆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劾

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即日杖殺
識者稱之

鄭叔則德宗正元初爲京兆尹奏射生神策及六軍
將士准三月二十一日勅如有關府縣湏其辨對者
先具奏聞然後移牒本軍不得懸有追捕伏以浩穰
之地姦惡不啻小失隄防恐難懲肅其婚田常務卽
請准勅處分其盜賊鬪毆及姦僞等若待奏報恐失
罪人請以時追捕具狀申奏從之

許孟容憲宗元和四年爲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
貸長安富人錢八十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

械繫魁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禁軍
有功又中貴人猶有恩渥者方得護軍故軍士益橫
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
訴於帝帝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
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
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是不可得帝以其
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

王播元和五年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
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鞭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姦播
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

豪之家不得於畿內試鷹犬畎獵之具詔從之於是
姦豪彌息

劉栖楚敬宗寶曆中爲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鉤距
時人比之西漢趙廣漢

馮宿爲河南尹雒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
不敢捕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微睨於文壽之側宿知
而掩之杖死

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西軍之勢者立榜而鞭之一
境獲濟

韋長文宗太和末爲京兆尹奏准勅天下州府犯輕

罪除情狀巨蠹者其他過誤及尋嘗公事違犯不得
鞭背者伏以京師浩穰姦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
多小有寬容卽難禁戢若恭守勅旨則無以肅清若
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據輕重處置從
之

薛元賞開成初爲京兆尹奏京城豪猾素難禁戢自
去冬後益恣兇狂假託軍司劫掠坊市伏望自去年
十一月後府縣所繇及坊市百姓投名諸軍諸使諸
司悉令解還府縣冀得畿內寧止輦下清肅許之
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爲京兆尹時紇于泉訢表甥劉

劫毆母翊爲禁軍小較仲郢不候奏下杖殺之
王龜宣宗大中中爲同州防禦使同州素稱難理春
夏稍有水旱公賦不齊以妄訴者得計龜下車之後
春雨霑洽夏復訴之乃分幹吏繩其強者蠲其貧者
有牙將白約者亮與彼譎前後長吏皆爲姑息龜知
之一日有軍士楊言云月給虧損承前必餽其主吏
遂令擒楊言者於其理所詰之歲日白約所教也遂
遣判官韋嶽鞠而得情杖殺之有爲黨者悉配之於
外繇是克豪者肅然而感其威而且惠

冊府元龜

